



你好宁波

环卫工人和水草

◎徐薇孜

环卫工人不是在清理水草,而是在拖曳水草,拖曳河道上的一大片水草。这是今天早上,我在窗口看风景时看到的一幕。

刚开始,我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于是跟身边的朋友求证,说,船后边草好像在跟着走。他看了一会儿说,是在动。我这才确信船后的一片草在动。那片草原来离桥很远,现在已经快到桥边了。那只船很小,船上站着两个中年人,也就只够站下两个人吧。其中一个掌控着船的方向,另一个拿着一个竹竿,大概竹竿上还有一个钩子,拖曳着后面那一片草。他们穿着并不统一,所以很难判断他们的身份。

看那片草,是整齐的一块,大约长十米,宽两米。过了一会儿我说,也不一定是河里的草,你看那草多整齐,也可能他们拉的是草坪。朋友说,那就是纯粹的水上运输了。那么草从哪里来,到哪里去,他们准备做什么?我看到河道延伸到我们所在楼房的东面,就说,干脆我们到楼下看看。

到了楼下,船已经开走,那片草停靠在河的对岸,也是一个中年人正手攥着竹竿,用钩子拉着草,调整草的位置。隔着河,我大声发问,师傅,草从哪里拉来的啊?他说,那边在清理河道,就把草拉到这里来了。那么他们是环卫工人了。

我又问,师傅,草下面是什么?他指着我们这边,说,就跟你们那边的一样。低头看时,我们这边的河堤下面,有一个一个半圆形的铁环,中间也有水草,不过不多。

上楼后,一会儿船又开过来,前面的船上依然站着两个环卫工人,一个开船,一个引导着。后面还有一只船,也站着两个人,在后面推着,引导着不让草走偏。岸上也有一两个人,在拉着,也在调整着草的行进路线。看来这是一个协调的工作。等到我们再看时,河的对岸已经累积了四五片这样的草,一字型排开。但我们也没有觉得这些草异样,似乎它们天生就在这里似的。

我们总以为那些草是天然的,现在知道了,它们实际上是城市的建设者们精心设计的结果、精心培育的结果,当然也包括了建设者们对草种的精心选择。这些水草不仅美化着我们的河道,我们周遭的环境,而且净化着我们城市河水的水质,甚至改善着我们呼吸的空气。

这些水草在文人的作品里从来就是美的化身。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徐志摩的《再别康桥》中的句子,“软泥上的青荇,油油的在水底招摇;在康河的柔波里,我甘心做一条水草。”字典上对“荇菜”的解释是:多年生草本植物,叶略呈圆形,浮在水面,根生水底,夏天开黄花;结椭圆形蒴果。大概类似于我们所说的浮萍。

其实这种水草在我们最古老的诗集《诗经》中就出现过。还记得那首最著名的《周南·关雎》吗?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。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。参差荇菜,左右采之。窈窕淑女,琴瑟友之。”那些荇菜,在两三千多年前就与我们民族的美好爱情产生了密不可分的联系。

《诗经》的另一篇《召南·采蘋》还写到了另外两种水草:“蘋”、“藻”。“于以采蘋?南涧之滨。于以采藻?于彼流潦。”蘋是一种常见的水草,于夏末秋初时节开花,花色洁白,多生长于池塘水岸、浅水中。藻为藻类植物,也有一说是水豆,它和荇和、蘋一样,从先人的生活中一直漂流到今天我们的生活中。

如今我们再看到河面上的那些水草时,不再觉得那些是任意生长的杂草,也不再觉得它们分布得那么随意。它们是城市的设计者们精心设计的景观,不仅美化着它们的环境,也净化着我们的水面和空气。我们期望着某一天,走下岸边的台阶,和这些水草来一个亲密的接触,并唤起对于水草的那些美好记忆。当然,我们也不会忘记环卫工人以及城市管理者的辛勤劳动。



有丑心虚

有所思

◎红尘一书

下午匆忙出门去赶车,从鞋架上拿了一双凉鞋穿上就走,等我到了车站,低头一看,吓了一跳,由于连日来都在下雨,我竟然没注意到皮质的凉鞋发霉了,整双鞋全是白色的霉斑,看上去真是又恶心又丑陋,这要是让人看见了,多不好意思啊!可我来不及回家换鞋了,只好这样上了车,坐下后在包里乱翻,想找点餐巾纸擦擦,却发现没有,只好作罢,把一双脚往座位底下藏,真恨不得有个洞把脚藏起来。平时,我从来不去看别人的脚,这时却鬼使神差地往别人的脚上看,原来,女人的脚都好好美啊!不管是一双什么样的脚,却个个都很讲究,有些穿着细高跟鞋,涂了指甲油,有些还戴了脚链,相比之下我才发现,原来我真是个不修边幅的女人,从来都不曾在意过自己的脚与鞋,此时只因自己心里有鬼,便仿佛觉得全世界都在看我的脚,其实,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注意,如同我从来也没在意别人的脚。

想想生活中,很多时候其实都是这样,因为自己心里有短,对有些事情便会特别地在意,特别心虚。

我家有个亲戚,一直都渴望自己能够生个儿子,可是,偏偏天不遂人愿,连着几胎都生了女孩,只好作罢,然而,自此以后,每每有人若无其事地谈起儿子,他总觉得别人就是故意在说给他听,少不得莫名其妙地发起火来了。

还有一个我认识的熟人,因为坐过牢,出来后混得不错,身边也没人知道他的过去,有一次别人开玩笑,说你看你这个形象,真像个犯人,他的脸一下子就白了,于是,别人就开始猜想,他是不是有过什么污点?

生活中也常见有一类人,因为对自己不自信,过于自卑,害怕别人瞧不起他,于是总想表现得优秀一些,就使劲吹牛,企图因此找到自信。

有心理学家说,一个人想要努力在别人面前显示什么,他的内心就可能什么地方最不自信,照如此说,我们想要知道自己什么地方最需要充实,那就看看自己企图在别人面前总想表现什么吧,我想起刚学写作那几年,特别喜欢把自己写的博客发给朋友看,若是在报上发表了,还真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呢,如今回想起来,真是好笑而又惭愧。

俗话说,满壶不响半壶响,当明白了这一点,听到别人过分吹嘘自己,便也知道了他人只是内心空虚,当看到别人过分霸道,便知道了他其实是内心卑微,当看到有些人过度张扬时,你也就明白了,他其实是可怜到没有别的东西来表现他的人生价值感了,于是,因为了解,也出于同情心,我们对于别人的行为,便会多一些包容,少一些羡慕,生气与反感了。

行走

青岛印象

◎赵淑萍

“红瓦绿树,碧海蓝天”,这是对青岛风貌的概括。

徜徉在老城区,目之所及,处处是古老的欧式建筑。胶澳总督府、圣保罗教堂、圣弥爱尔教堂、各种旧日的洋行、别墅……恍如置身于欧洲。在八大关街区,绿树掩映,青藤缠络的是各国风格的建筑。德式、俄式、美式、希腊式、丹麦式……圆穹顶、尖塔形、圆柱形……或典雅庄重,或简洁活泼。按理说,这些大部分是殖民时代的印记。但是,在铭记历史的同时却不排斥对美的礼赞。美轮美奂的建筑,是各国大师和能工巧匠智慧的结晶。一百多年过去,还巍然屹立着,黄墙、红瓦和海天一色的青碧,互相映衬,如此悦目,如此和谐。

青岛的树木,郁郁葱葱。道旁的法国梧桐,高大、粗壮,枝条伸展,树冠如盖,手掌一样的叶子的缝隙,漏下缕缕阳光。山茶、栀子和月季在这个城市非常放肆地生长,一个劲地往上蹿。雪松、黑松,许是被海风“熏”的,那树的绿是一种墨绿,绿得发黑。树,如果真有心看,就上崂山。那里,百年、千年的树都扎着堆呢。它们,吸纳着天地间的灵气,沾了太清宫的仙气,每一棵都茁壮、茂盛。在太清宫,最有名的是三棵古树:汉柏、唐榆、宋银杏。我想,有月光的夜晚,这些树会不会在风中叙谈,谈前尘往事,谈那些闻名遐迩的崂山道士,谈哪一年刘若拙在这里遇仙,谈蒲松龄怎样写出了《香玉》。就是那株张三丰亲自移植过来的红山茶,千花压树,树上如覆盖着一层红色的雪。在此间居住过的蒲松龄,以这棵红山茶为原型,塑造了美丽的“绛雪”——《香玉》中的红衣花神。那株汉柏,直指云霄,而一棵凌霄攀援而上,在远处开出红艳艳、金灿灿的花朵,在伟岸的树干上,在繁密的绿叶间华光四射,叹为奇观。

在青岛,最美的当然是碧海蓝天。三面环海的城市,走几步就能看到海。看海,可以上栈桥,也可以去小青岛公园、崂山和奥帆基地。记得,第一天,我们坐船,感受海上青岛。阴天,没有所谓的“蓝天”,但是,海山苍茫,烟波浩渺,别有一番情味。脚下,海水是青碧的,如一块温润的碧玉。海面上,鸥鸟翱翔,远近处巨轮乘风破浪,不时有快艇飞驰而过,激起一波波浪花,如甩开一条条雪白的绸带。大小船只往来不断,一切都以竞发的姿态,让人胸怀辽阔,积郁全无。咸腥味的海风,带着大海新鲜的体味,那是雄性的,粗犷的带着勃勃生机。

第二天,光照很好。在小青岛的海堤上漫步,一边,是中国海军博物馆,一艘艘停泊港口的舰艇,无声地展示着一部中国海军的发展史。这些舰艇和蓝天白云、灯塔、林立的高楼一起,构成了海滨城市独特的风光。一边,是无垠的大海。远山、岛屿,海面上的船舶、近处的礁石、海滩,每换一个地方,每换一个角度,看上去都是一幅绝美的画。沙滩上都是人。人人都在看风景,自己也成了别人眼中的风景。天,酷热,但是,海风吹来,顷刻遍体生凉,心旷神怡……

最美的是奥帆中心。黄昏时,我们来到那里。水蓝得像梦一样,片片云帆,就是梦的洁白的羽翼。落日熔金,云霓漫天,让人幻想:是不是大海深处的银鱼,在海天交接处一跃而上,于是,锦鳞点点。岸边,游人如织,处处是展现小手艺和推销珍珠、贝壳、各类海鲜美食的。在风中,我真愿意一直走啊走,一边看海,一边看天,一边看岸上那些美丽的人。一边追梦,一边玩味那尘世间融融的欢乐。

不知不觉,夜幕降临。这时,“五四”广场灯光璀璨。“五月的风”标志雕塑如通红的大火炬,灼灼燃烧。广场上人流涌动。在岸边,就着海风,看光怪陆离的高楼光影,看流金铺银的海面,听人们在夜色中歌唱,多么惬意。

青岛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城市。她时尚、浪漫、洋派,但又保持着一种中国式的传统和典雅。她既有北国的豪放、俊朗,又有南方的秀丽和葱郁。有些地方是去不厌的,青岛就是其中的一个。